

四書管窺

肆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之三







論語管窺卷七

先進

史伯璿



孝哉閔子騫章叢說此章本稱閔子騫之

原文下  
缺九字

文為多發明謂就兄弟而

原文下  
缺十五字

非孝兄弟既

原文此行  
缺十三行

閔子侍

如尋常說死非正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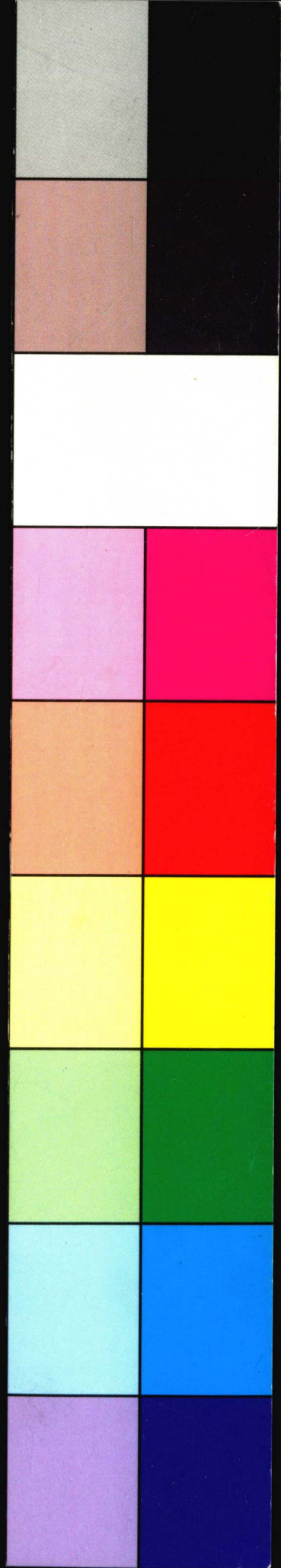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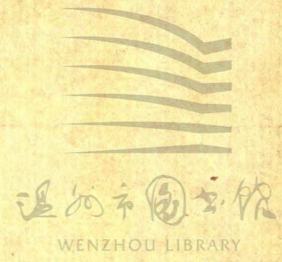
夫竊意死得其所便是正命便非不得其死

學於聖門而粗厲之氣習不盡去者蓋以涵養之未熟察理之未精而不免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之病此習不除又何望其臨死生之際能從容就義乎夫子之言蓋有見於此而

四書管窺

卷七

敬鄉樓叢書



發若子路異日有死得其所之理則察理宜精涵養宜熟必不以行行之貌形於侍坐之頃矣

由之瑟章集註引家語為證攷證按家語瑟作琴朱子借以證

夫子之言也

按家語上云子路鼓瑟下云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則言琴也攷證按此瑟字作琴蓋指此

按集註引家語但作瑟豈朱子偶筆誤也考證以為借特婉其辭耳

子貢問師商孰賢章集註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通謂集註非謂子夏之不及即中庸愚不肖之不及也姑借中庸之言以發明過不及之旨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按通此說得之但子張之過亦未便是中庸賢知之過蓋中庸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生質之異而然至于以道為不

足知不足行或遂不求所以知所以行此則不復從事於學幾於自暴自棄者矣若師商之過不及雖亦出於氣質之偏然既學於聖門則非以道為不足知行與遂不求所以知行之比矣特學未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是以未免猶有過不及之累耳愚嘗以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失中而遂不求者也子張子夏之過不及則求中而有未得者也餘則通說備矣或者猶疑師商之過不及既與中庸所言者不同則集註何為引彼以證此愚應之曰集註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有間然其失中則亦一而已矣

考證師未可謂賢知商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耳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為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集註正欲以中庸之言證論語方實其意只在於過與不及

皆失中處知愚賢不肖與師商之不同處自不必言愚前段或者猶疑以下之辨正爲防此等所見而設知彼則知此矣但考證師未可謂賢知之言則似以賢知爲君子之賢知者竊恐未然觀中庸或問以知爲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賢爲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饒氏直以老莊佛氏仲子子噲當之則此賢知正索隱行怪者耳固未得爲正也攷證以爲師未可謂賢知毋乃於子張太貶之乎

論篤是與章集註言但以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發明引語錄問學者當論其篤實而與之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曰得之又引張氏說意與語錄同輯釋去語錄但引張說又引其師集註雜張說優之折衷于下

按集註以論篤爲言論篤實是論卽所與者之論言與之而未知其爲君子爲色莊是輕於與人而不知其實也語錄以論篤爲論其篤實是論乃與之者之論言則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但言當與君子不當與色莊者也主意不同豈語錄乃集註未定之說歟發明引之而不辨其同異蓋其意欲爲援張氏說張本也觀輯釋所引師說則發明之真情發見矣大抵發明有右張氏之意

子畏於匡章顏淵後通引馮氏謂夫子而在子淵何敢死夫子而死子淵其得生乎又引吳氏謂子在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通自謂子不在而不死非義也子在而死亦非義也輯釋亦引吳說

夫子而不幸淵回不可不死其難然亦在乎赴救復讎而非徒死也幸而不死則又終有請討復讎之望如集註胡氏之云不但已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此集註之所以爲盡而非陋儒一偏之說所能及也

集註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饒氏及集成趙氏攷證王氏皆以爲作孔子之於顏淵

陳公潛先生以爲主顏而言故說顏子於先耳

子路使子羔章通馮氏謂成人有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然學不足子路以費數畔季氏而難治所以舉之又謂子羔雖重厚有德然學不足而短於應變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數畔之邑固不可以未學治不畔之邑未學又可治乎夫子

之言甚廣深可以爲未學而仕者之戒馮氏必引證而實之則其意狹而味短惜哉

四子侍坐章方六七十集註小國也攷證春秋之時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爲之卽此可見二子才具之高能爲人所難爲

攷證此言豈非本孟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之意而發乎而彼章專爲短於才者言爾聖門學者固不患其短於才矣衆長之中微有優劣則當以國之大小爲高下如位稱其德之意其所以皆以小國自處者乃是自謙如此觀集註於求赤所對皆以爲謙遜者可見然由則無所謂謙也若如考證之說以小爲難見其才高則求小於由爲誇於由赤小於求爲夸於求矣况夫子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二語亦未嘗以爲

其大爲易也考證惟所見如此故於孟子公孫丑上篇首章  
疑集註楊氏之說爲未盡也讀者合其二章所說觀之則是  
非不難見矣

宗廟之事通引齊氏謂宗廟廟於宗子之家者也古者支子不  
祭而從祭於嫡長子之家曰大宗支子仕至大夫於禮自立廟  
則承命自祭而其本支從之曰小宗

按通於鄉黨篇在宗廟朝廷下嘗引吳氏之說曰宗尊也尊  
奉之故曰宗廟今又引齊說如此二說當以何者爲正但古  
者宗子之法諸侯之嫡子則世世爲諸侯諸侯之別子則爲  
祖繼別則爲宗所謂大宗也大宗則百世不遷其餘小宗則  
有四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分此其法之大略也然  
此皆自別子而分耳若繼世而爲諸侯者不知亦可謂大宗

否古者自天子至官師之廟皆謂之宗廟又不知皆可以宗  
子爲說否小宗有四不知皆是支子仕至大夫者否疑不敢  
質姑闕之以俟知者

浴乎沂集註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考證沿沂之說本之  
韓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被除也  
云云叢說集註浴盥浴也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略湔濯其衣以  
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浴也

按攷證叢說釋盥濯被除之義如此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曾皙後曾皙曰云云攷證此亦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  
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此雖非集註意似亦有此理姑存之以備一說

章末問答考證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

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由  
不知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  
氏點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不掩所以  
終於狂

此亦是發集註言外之意不爲無味故錄之

顏淵

首章爲仁集註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錄多作謂之仁此說上  
爲仁字攷證金氏以爲上句重在克已復禮字上則爲字輕如  
語錄意下爲字則包克已復禮在中故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  
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已復禮  
爲仁之爲讀者細思之

按攷證先備何氏王氏二說不同金氏則本何說而言王氏

則以集註爲據竊意克已復禮較之主敬行恕與夫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之類則此爲得仁之易耳亦只是求仁之工  
夫是事若仁則是已得之効是德固未可便以求之之工爲  
已得之効而不分事與德之同異也且曰克已是尙有當克  
之已也曰復禮是尙有當復之禮也然則克已復禮非正所  
以全其心之德乎至於己已克禮已復然後乃可謂之仁耳  
今遽以克已復禮謂之仁則是便以事爲德便以工爲効也  
而可乎然則但當以集註爲正語錄皆以爲未定之說可也  
蓋集註是擬議而後言者語錄或有失於擬議而言者不可  
因彼而疑此也

一日克已復禮輯講謂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  
仁指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成功之日而言也何



以知之克復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而言也然則欲克己復禮者果何所用其力邪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又曰集註程子所謂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却做用工說孔子本意只做成功說按集註語錄似皆以克己復禮爲用工之事天下歸仁爲用工之效由己不由人爲用工之機雙峯則以克復爲成功由己爲用工意正相反意者一日之語二處只是一意蓋惟一日用力於仁而力無不足故能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所以然者以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如此則正不必以彼爲用工此爲成功可也且夫子告人未有不言用工而遽言成功者其曰上文以此爲仁此正是上段金氏之見金氏蓋以祖饒說而言之耳已於上段辨之矣其曰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

以成功之効言者則似是而非也經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亦但言一日之間誠能用夫克復之工則仁得於己天下之人無不許其仁耳一日克復則用力之有成天下歸仁是得効之甚大何必以二句皆爲成功之効而後可通也哉其曰爲仁由己是用力之機要者亦似是而非也蓋爲仁由己便是克己復禮之機在我而已非克己復禮之外他有爲仁所用之工也若上文但言成功之事則此所謂爲仁者果若何而爲之乎夫子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况下文四勿正是克己之目若是成功則自然無非禮之視聽言動矣尙何待於勿乎識者豈宜無見於此雙峯只因顏是亞聖故不敢以學者用工之事待之殊不思顏子特用工易而得效速不如學者用工難而得効緩耳豈可因其得効之速而意其皆

不必用工而自得其効哉譬之讀書不善讀者讀千百遍方能記善讀者只一遍便記得人見其記得如此易將以爲未嘗讀而自能記也殊不思一遍亦是讀天下豈有不讀而自能記之理盍亦以是推之

集註日日克之考證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盡理純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

按集註前已解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爲効之甚速而至大又解爲仁由己爲機之在我而無難矣然後以日日克之不以爲難繼之則此日日字是接上文一日字說去恐其一日如此而日日不如此則爲仁之功有間斷耳况語錄亦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復有多少工夫須日日用工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明日若不克復天下又不歸

其仁推此可見日日不在一日之前若以爲日日克復至於一日而後天下歸仁則與仲弓漸漸消磨之功何異何以爲乾道哉金氏唯如此見故以爲仁作輕說也讀者其試思之四箴序由乎中而應乎外攷證云此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按語錄有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詳此則攷證之說似乎未當更詳之

視箴聽箴攷證視爲要聽爲重故視箴言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爲非禮之言咻之而性之正亡矣叢說四箴平觀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義則視輕而聽重蓋目之所及者有限

耳之所接者無窮凡得之於讀書為學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  
 按語錄四者唯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戒尤重於聽  
 也又曰看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就心上  
 說其次至聽又大綱說問視箴說心聽箴說性曰互換說也  
 得詳味語錄如此則攷證叢說正與相反恐當且以語錄為  
 主叢說謂得之於讀書為學簡冊傳聞者皆聽也其以為學  
 傳聞屬聽類似矣以讀書簡冊為聽類則恐未然何則且說  
 今有一件非禮之書如戲曲之類在此抑勿視之乎抑勿聽  
 之乎蓋有不待辨而決者夫奚庸贅

仲弓問仁章集註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効言之使自攷也輯講謂夫子告仲弓  
 其意只在恕而不在敬若說敬時須合動靜說 如居處恭執事

敬今但就出門使民上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  
 人交接時於此時而有謹畏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  
 以盡其推己及人之道矣

詳玩集註語錄之旨何嘗以敬自敬如目恕不如雙峯之意  
 乎但謂夫子之意只在恕而不在敬如此則求仁本不在於  
 主敬反因欲行恕之故然後乃主於敬乎敬合動靜之說似  
 矣但夫子說敬亦有專就事言如敬而信之類何嘗必專靜  
 而言夫子教人求仁多就動處著力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又  
 何處討了靜來說似不必以居處恭一句為泥也意者此章  
 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皆兼持已及物言者但因仲弓  
 樊遲資質有間故告之有詳略不同耳仲弓資質厚重不患  
 其不忠不敬故持已接物皆只從用上說起 厚者必忠重者

必敬 樊遲資質麤鄙易至於不恭不忠故持已接物皆直從體上說起粗者少恭鄙者少忠至於告遲而不及恕者蓋忠則不患其不恕矣不知識者然否

饒氏又謂集註以無怨為敬恕之效要之只是恕之效敬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與無怨不相類恭則不侮敬之效也

不知不敬能得無怨之效否若以為主敬而後能行恕則敬却是本又安可以無怨之效專歸之恕乎不敬則不能恕無怨之效何由可得若夫人望而畏恭則不侮此自專言敬之效者與主敬行恕之效誠有不同引彼證此毋乃辭勝於理明於彼而不明於此乎

饒氏又謂集註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行恕之事恐說心德全不得曰行恕則心公而理得然謂之心德全則未也

饒氏蓋以上章主心之德言此章主愛之理言故如此說耳如此分別固無不可但愛之理乃所以為心之德若但以愛之理無所拂而於心之德不能全又何以為仁乎雙峯知分而不知合過矣况心德之所以有不全者私欲害之耳私意無所容則心德之全不外是矣且心公理得即當理無私心之謂當理無私心則仁矣非心德全者何足以稱之更以集註亦將無已可克之言觀之可見無已可克謂之心德未全不可也但集註以亦將二字言之固自有斟酌矣雙峯力以為恐說心德全不得然則仰弓欲心德之全又將何所用工也邪

饒氏又謂克已復禮反身而誠之事主敬行恕強恕而行之事也

雙峯以克己復禮爲成功故如此說其實反身而誠則固無已之可克矣若以反身而誠爲克己復禮之效則可耳集註程子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集成輔氏曰出門使民是與物接時獨是未與物接時卽儼若思時也通謂未與物接時是獨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是獨程子豈曰在暗室屋漏則慎獨在大庭廣衆則不慎獨哉發明儼若思靜時敬

儼若思是未與物接時獨非未與物接時儼若思是靜時主敬存養之事也謹獨是動時主敬省察之事也輔氏以獨爲未與物接卽儼若思之時通者以爲未與物接時是獨皆非也通者又謂及與物接時才萌一念亦是獨此說却是蓋獨是已動輔氏以專主爲未動固全失之通者似以爲該動靜

亦得失相半要皆以儼若思卽爲謹獨之誤也蓋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故程子以爲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矣然此特人所同知者耳若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者耳此謹獨所以爲動時主敬者然也至於儼若思又是未出門使民之前先有此敬之謂蓋出門使民是動時事則未出門使民之前非靜乎思則已動謂之若思是固非真有所思也特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物接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者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若如輔氏謹獨卽儼若思時與通者未與物接時是獨之論則程子答或人之問何不卽以所謂謹獨者告之而又別立儼若思之論邪要之二者正與

中庸戒懼慎獨二節相類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攷證程子於子在川上章及此段皆言謹獨然於此章却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

此亦如輔氏之見知彼則知此矣夫奚容齋

攷證取饒氏說以爲此章全說強恕又言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

饒說已辨於前矣但使民如承大祭不過敬於使民而已今日無施勞然則民皆不可使歟此蓋欲以此一句爲恕不爲敬併掃除集註主敬之迹以成就饒氏專言恕之說耳正恐出門如賓一句終是敬意雖欲強說作恕亦不可耳奈何竊意出門使民不過此二者爲持敬行恕之發例初不可泥此以爲說也惜乎諸儒不免於泥而失經註之旨也

集註程子曰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發明謂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祀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云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也程子又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發明謂又恐人外貌如此中心不如此故云云此正與有子論禮章嚴而泰和而節略相似舒泰於外謹慎於中持敬盡矣

前段所言猶有意思但程子恐亦只言才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祭之敬如此者其氣象須如此耳恐不爲防其勉強拘迫而設也後段所言似不相著嚴與節未嘗專在內也而以爲謹慎於中之譬泰與和亦未嘗專在外也而以爲舒泰於外之譬實所未曉觀於彼章語錄有曰如入公門鞠躬可謂至嚴然而自肯其心爲之無厭倦之意乃所謂和也詳此固未嘗以嚴專主內和專主外之意可見矣

棘子成章集註云云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叢說子貢之言亦夫子彬彬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皆以文質對舉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略下言誠不足鄙略但少脩飾耳誠不足則亦虛浮之病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按叢說之意亦自集註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而發竊意質與文其本末輕重之差人所共曉夫子但平言其不相勝之意自與本末輕重之差不相妨故無弊子貢唯再三以猶之一字言之然後本末輕重之差漫滅而不存耳况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二句又全重在文上攷於語錄可見其失矣集註之云不亦宜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集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通引齊氏謂稱名曰有若庶人對君之禮耳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輯釋亦引之

若曰庶人對君禮必稱名則哀公問社於宰我何以又稱其字若曰爲大夫故止稱姓則君前臣名之禮非歟要之集註之說已當孔子非不當稱名特以此書門人所記孔子固當敬君門人又欲尊師故稱姓以異於常既可表敬君之禮稱子而不叱名又可寓尊師之意如此而已宰我之不書名則偶失之耳

年饑用不足攷證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飢謂歲凶而百姓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也年飢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飢一句公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是因盍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若再對曰云云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爲問集註似不首解年飢二字之意

攷證此說固似有理但曰年飢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是哀公所憂反覆只在於賦之可加不可加而於民之飢餒全不介意然者尙何以此次集註乎要之哀公非恤民之君年飢二字不過引起用不足之意所憂本不在民而專在已有若之對乃以君民對言者正所以規之耳要之足國裕民之道舉不外乎徹之一法非且圖裕民未議及足國也集註之意正是如此恐未可以不首解年飢欠之也

子張問政章通引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告之以無倦而已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

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大抵倦最害事堯倦于勤遂遜于舜爲此也輯釋引陳馮二說去其大抵以下數語

按馮氏所以發陳氏所言之蘊者是矣但夫子既以先之勞之告子路此卽是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意所藏乎身之恕也然則忠亦未嘗不在其中至若堯倦禪舜之說則恐未然蓋此所謂倦是志不能帥氣故始勤而終怠舜以耄期而倦于勤是氣衰不足以輔其志二者絕不相類若混而無別則世之以怠惰廢事者皆得以舜藉口矣

齊氏謂不欺而又不息之謂誠忠言其不欺無倦言其不息也子張少誠實非子夏之莒父沈諸梁之葉也而問政蓋有緣飾以干祿之意耳孔子教以剛健而篤實藥之也



先儒言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齊氏合不欺不息爲誠不幾於學者聖人之事混而無別矣乎况經先言無倦而後言忠今則先曰不欺而又不息亦非本文之序奈何子張問政自是學者所當問豈可意其未有所施遂疑其有緣飾干祿之意乎若然則子貢之問政子淵之問爲邦亦皆非有葉與莒父也豈可亦意其爲緣飾也邪古者大學之教先脩己而後治人子張學於聖門平日所講者何事少仁無誠心亦克治有未盡耳又豈果如後世釣名飾詐貪位慕祿之流哉齊氏遽以此加之無乃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乎若曰夫子因其如此而藥之則異日又以政爲問夫子乃以五美四惡之言歷歷告之豈當是時又有葉與莒父也邪

子張問達章色取仁饒氏謂色取之色與上面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闊凡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

固是如此但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已者

質直集註內主忠信攷證子張前問崇德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告之文雖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貞信之謂故集註於此章質直卽以前章忠信訓之

引彼證此可謂切當

樊遲從遊章集註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饒氏言范氏謂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上義下利與先事後得成兩意

人唯不知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是以未為其事先計其所得耳知上義而下利則先事後得自有不能已者矣何兩意之有范氏慮學者誤認後字之義以為先且為其事而後求其得者則始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之意矣故以上下言之其旨深哉

子貢問友章集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通齊氏曰友以義合故當忠告友以輔仁故當善道

義合故當忠告然則忠告非以輔仁之故集註之說非歟齊氏唯如此說所以更說下文不可則止之意不去以此見集註之不可輕改也

子路

首章通馮氏謂樊遲問仁知而復有請則告之以其暗弱進之也子路問政而復有請則無它說焉以其兼人抑之也

樊遲未達其所告之旨故再告之子路已達而請益則有易視其事之意故以無倦抑之遲之未達所請不出於所告由之請蓋所請欲外於所告非夫子告遲而不告子路也

子路仲弓問政二章先之先有司攷證先之之先當去聲先有司之先平聲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叢委故勉其使有司先為之則先當平聲

朱子於四書中音釋或有失於照管處如此類者恐亦有之當攷

衛君待子為政章通謂按集註胡氏之說以為當立郢或曰使

蒯瞶果欲殺其母則於義當絕春秋必以莊元年不書姜氏之例書之矣今晉納蒯瞶春秋之書一則曰世子二則曰世子左氏之說未可盡信正名是欲正蒯瞶爲世子之名也正蒯瞶與輒父子之名也

公潛陳先生云左氏雖亦有難信處然以子見南子而子路不悅子貢以夷齊問夫子而知其不爲衛君觀之則蒯瞶之出奔與輒之據國信如左氏所載者夫子之所謂正名蓋正輒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名耳若蒯瞶則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其爲世子自若也何以正世子之名哉通此段當削去愚謂世儒務欲已說之合故於古書之有礙於已說者便誣古書爲不足信唯饒雙峯爲甚通特效其尤耳噫效其尤者豈特通爲然極本窮源則輯講之當削者何限通此

段何足削哉

樊遲請學稼章通馮氏謂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稼圃亦各有業不通習也而謂聖人兼通之乎善乎韓退之之言曰聖人之能多農圃之志專故也

農圃之事聖人通與不通不足論夫子自謂農圃之不知特以深拒樊遲使之自喻焉耳假使樊遲能知農圃志專而就問焉又何足尙乎觀夫子以小人哉焉用稼之言繼之意固可見若曰聖人不專攻此故不以告則其意滯味淺真如集註所謂懼其終不喻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者矣通釋貧而爲農圃未爲不可樊遲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而慕之者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攷證觀章末四方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遲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

章又此章之註疏也通謂此必有入以墨翟師禹稼穡之說者此夫子所以小之

按集註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味斯言也則聖人所以拒須之意不假他求而可得矣蓋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爲小學以至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爲大學皆聖人教人之具也遊其門者自八歲而十有五自十有五以至於耳順不踰矩之際孜孜汲汲朝斯夕斯然後可庶幾耳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蓋謂此也尙安有餘力以從事於稼圃乎須以此問則其志之小可知聖人以此拒之又何足怪通釋意慕許行之說猶以爲豈亦有而未敢質焉未害也通者度其爲墨翟之說入之則直以爲此必有而決其辭則固而不通矣攷證又直援章內之語爲樊

遲自欲爲神農許行之證且以孟子彼章爲此章之註疏是又因通釋之意而增益推廣以實之者也以愚觀之皆未見其必然也假如所料則遲自欲學爲農圃又安知聖人不如此拒之乎

誦詩三百章通引馮氏謂夫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夫子之刪去者無幾輯釋亦引之

刪詩固在晚年兩言詩三百又安知其皆在平日而不在刪詩之後邪况學詩有思無邪之用誦詩者責其達政專對之能又豈未芟之詩所能致邪且疑事毋質此等非大義所關不知馮氏每欲如此質之者何故

衛子荆章通引胡仁仲曰人之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世之馳騫不反也

其久能幾非儒者之論夢幻人世者其初皆因所見如此耳  
夫子之取子荆特以其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耳正不必如  
此說也

子適衛章集註彼二君者其能然乎攷證發明皆以為當言三  
君而止言二君者文帝言行無過且不能教也

按集註此句自承上文未知所以教說下來與文帝初無相  
著何勞與之分析

苟有用我章集註朞月謂周一歲之月

按中庸章句釋期月謂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章言朞月  
而已可也非周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為匝一月則太近而紀  
綱未易布中庸以擇善不能期月守為不智必釋為匝一月  
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為周一歲則亦可謂久而不可謂

不知矣不泥於辭之同而各隨其事之當此集註章句之所  
以為集註章句也夫

如有王者章集註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  
其効也輯講饒氏引堯舜之世必三苗既格東漸西被朔南暨  
聲教方見堯舜致治之仁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引周事證者蓋以文武承大亂之後至成王興禮樂  
之時恰好與必世之言相應堯舜以治繼治唯見三十年為  
世之迹引之於此未為的當

苟正其身章從政饒氏曰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此言  
蓋為大夫發輯釋亦引之

按此下原文有缺

冉子退朝章集註政國政事家事通引吳氏謂以夫子此語推

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若小事則不然耳輯釋亦引之

按吳氏此說與集註主意全別如集註則侯國之事無大小皆謂之政必家事然後謂之事爾如吳說則侯國之大事方謂之政小事則但謂之事不必以家事爲事也吳氏平日與朱子好立異爲高本無足責獨通與輯釋引之於此不爲折衷使若與集註相發者而實則不然殊誤後學耳愚故表而出之以俟知者

集註引魏徵獻陵之對爲證攷證王氏曰夫子據理直言之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安

按集成胡氏嘗疑徵對近譎發明謂然不離於正此取其語意略相似耳若夫子則雍容不迫隱然正名分抑強僭而教

行焉徵則婉辭諷諫優於面折廷爭而言聽焉庸何傷乎發明此言可謂至矣愚謂集註上有夫子爲不知者而言一句在前魏徵獻陵之對正亦是爲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也故引以爲比謂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爲全無異也亦猶孟子集註引蕭何養民以致賢之言以證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之意至於以圖天下自不害其爲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耳此曰略相似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辨其取之之意與不盡取之實皆可見矣不過皆是因其有相似處而引以爲比使學者易曉而已何未安之有况獻陵之對以臣告君有政之答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爲似譎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爲警教之道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是又所當辨也

定公問一言章四幾字集註皆訓爲期饒氏以爲終覺牽強當分作兩樣看其幾之幾訓期不幾之幾訓近則不煩辭說而意曉然矣攷證以爲集註引詩證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通釋皆訓爲近以言不可以若是爲句其近也則人之言云云不近於一言而興喪邦乎詳見通釋語意爲近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仍作一句謂言不可以如此責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輯釋引饒氏說

按通釋一說

云云即攷證所引

而自云然彼以邦之興喪爲問而此

乃特言其近則責難之義爲泛而不切矣詳此則勉齋固未嘗以此說爲勝於集註也金氏阿其所好乃引之以爲定說今亦不在多辨但卽勉齋所謂泛而不切者以折其衷可也陳用之之說又於二近字上加責字必字說方可強通責字

必字又終不脫得集註期字之意而徒爲安頭上之頭架屋下之屋惑人甚矣雙峯分爲二訓誠易曉矣但朱子不欲其一章之中同字而異訓耳喙喙爭鳴吾誰適從不若且以集註爲斷無已則更存饒氏以備一說可也

葉公語孔子章發明引或問之說自徒徇私情而不要以公理引起

按此卽或問本言情與理不可偏主之意發明去其上截只從中間引起但見情不可偏主之意所以不明不可不攷樊遲問仁章集註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通謂仁者徹上徹下初無二心故聖人語人徹上徹下亦無二語

徹上徹下語只是共此一語旣可以徹上又可以徹下下卽

是初學之事上是成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  
夫子以告樊遲卽初學求仁者固當從事於此此語之徹下  
者然也然至於睥面盜背篤恭天下平之盛亦不過自此三  
語充之推而達之而已則德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語而  
成德哉又此語之徹上者也通所言似欠明白其餘當於子  
夏博學篤志章辨之

子貢問士章攷證恐此士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蓋以又問今  
之從政者故也

按攷證當因使於四方一句推出意爾恐未必然夫子嘗言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使於四方爲言豈亦爲士之有職者言  
不在學邪况此下答其次二問又何以見其爲有職之士乎  
竊意子貢三問只可以知士之言行又欲知其措諸事業之

實爲何如故以今之從政者爲問以觀其當得何等士爾非  
欲歷問士與大夫之職也若果欲問士之有職者何爲不亦  
以當今之爲士者問哉且子貢以可謂之士爲問益可見其  
學者之稱而不爲有職者

不得中行而與章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輔氏與發明  
皆以爲激厲主狷者之節言裁抑主狂者之志言

按雙峯嘗以志極高守有餘爲狂狷者之過以行不掩知未  
及爲狂狷者之不及於其不及而激厲之使之跂而及其中  
於其過而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也推此則狂狷皆有當激  
厲裁抑處文意似完輔氏發明之說似欠完備且經註皆先  
狂者之志後狷者之節則激厲裁抑四字亦當順解如二家  
之說皆先言裁抑後言激厲似亦未順更詳之今觀輯釋但



引饒說而不引二說可見愚言之有契矣

集註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攷證孟子中道狂狷鄉原前後通爲一章而此章集註乃突入謹厚二字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亦是善人但欠志節爾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蓋謹厚之人但據資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亦不肯進於中道下不期爲鄉原而亦不覺爲鄉原

按語錄有云謹厚者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以任道則不足愚又記朱子議論謹厚者似指冉閔以下諸子而言今忘其所出矣竊意謹厚之士決然不至爲鄉原之歸蓋謹厚與鄉原自有誠僞之分謹厚非忠信廉潔之有實者不足以稱之鄉原立心全是私僞特似乎忠信廉潔者耳謹厚者安得至此攷證因孟子之言而強欲配之不亦誣乎

鄉人皆好之章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通釋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此其所以爲賢也至於善者好而惡者不惡惡者惡而善者不好則又推言之耳輯講謂集註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不惡以下說得好但謂一鄉之人宜有公論卻與下文相反蓋集註初解鄉人皆好作好君子皆惡作惡小人故曰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繼而解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好惡兩字皆只就君子身上反覆說故曰善者好之云云而惡者不惡云云兩段首尾不相應所以不可曉唯通釋之說得見首尾皆是君子所以大段分曉

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之言方是泛說大槩道理宜如此而子貢初焉發問之意已寓其中蓋子貢但知一鄉有公論而未思鄉人有不善者耳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之言亦且泛說在此引起下文之意以見未可謂鄉人好惡皆是公論處而子貢二問之失夫子答之之旨皆寓其中至於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好之之意蓋以惡者不惡則亦好之之謂其所以不曰惡者亦好者惡者必惡君子無好之之理故但言不惡以見其亦好耳繼而曰必其有苟合之行者所以明夫前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好之之未得爲賢也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亦方是正說子貢鄉人皆惡之之意蓋以善者不好則亦惡之之謂也其所以不言善者亦惡者善者必好君子無惡之之理故但以不好見

其亦惡爾繼而曰必其無可好之實所以明夫後一未可也之意以見皆惡之亦未得爲賢也如此則鄉人之善者好之必其有可好之實不善者惡之必其無苟合之行皆不假言矣有可好之實無苟合之行則其爲君子可知以此觀之集註却是只解上一二節意欲人推前二說以見後二句之意耳通釋輯講皆於前二節問答不十分解而但詳解章末二句之意將謂集註亦是如此所以既疑其爲推而言之又病其首尾不相應往往皆是已而非集註而不知己之說卽不出集註之意也集註之意何嘗不見得首尾皆是君子哉但黃饒二公皆失集註之意而不自知耳饒氏誤看中庸戒懼慎獨兩節章句亦是已而非章句誤正如此讀者卽此亦可以明彼矣

攷證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稱不孝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唯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唯孟子爲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以鄉原證皆好當矣以匡章證皆惡則未也蓋皆惡之所以未可者以其無可好之實未得爲君子也章子卻是未至於可惡而衆惡之者故孟子猶不忍絕之與夫子未可也之意正相反子貢兩問皆是欲知君子攷證誤認爲惡小人故如此引證耳

憲問

士而懷居章集註居謂意所安便處也通謂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懷居者卽其身之所便以爲安輯釋亦引之

按通是祖述饒氏之意但集註以居爲意所安便處則凡改過不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爲也通以爲身之所便易意爲身而又以懷土爲證則似專指爲居處之居而所該狹矣集註一字不可輕改如此哉

南宮适問章俱不得其死攷證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氏王氏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尙德之意夫子不答攷證云以然字屬下句意自分明不待於答

然字屬下自如攷證之說夫子不答當以集註爲斷觀夫子答仲弓敬簡之問曰雍之言然此雖分明獨不可如此答之

乎今乃不然故知其因所比之意難答也

愛之能勿勞章饒氏謂愛是上愛其下忠是下忠其上

大綱如此說可也恐二字亦不可截然分主上下說更詳之  
或問子產章駢邑三百集註駢邑地名通引馮氏謂駢邑伯氏  
食邑三百家也通自引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凡三百社集註伯  
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攷證人名地名它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  
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爲名  
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邑六十與之邑三  
十蓋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  
之租邑三百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  
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于穀無駢邑之名轉釋亦引馮氏與  
通說

按集註引荀子書社三百爲證則馮氏三百家之說不可通  
通者因集註社字而爲三百社攷證因經文邑字而以爲三  
百邑皆爲近之然又未知其孰爲的也攷證人名地名之疑  
未知如何當缺之以俟知者

伯氏通引馮氏謂伯氏敬仲之宗長通謂能使諸父昆弟不怨  
最難而仲能使其宗長不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尤難而仲能  
使齊之大夫不怨故下繼之曰貧而無怨難然貧而無怨其難  
在貧者能使伯氏貧而無怨其難在管仲

按集註但曰伯氏齊大夫而馮氏與通皆以爲仲之宗長抑  
有所據邪但以伯氏仲氏若兄弟之次然者而意之也邪且  
下章本與此章不相干通因此章有無怨字強一難字於此  
卻硬牽下章之意以合於此章至曰難在貧者難在管仲則

亦知其有所不通矣然亦下章馮氏之說有以啓之也

貧而無怨難章通引馮氏謂夫子論貧而無怨難因謂富而無驕易爾記者以夫子稱伯氏失邑而沒齒無怨言因次于此見伯氏亦賢也

夫子只本以貧富對言欲人處之而知其一難一易如此爾馮氏之說恐未必然

發明引輯講問貧而無怨卽貧而樂否饒氏曰能安於命義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矣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按或問取南軒之說曰云云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詳此則無怨雖未便是樂亦非無諂可比况子貢以無諂無驕並言夫子則以無怨爲難無驕猶易則

無諂不如無怨信如南軒之言矣雙峯無怨與樂之分別是已然似以爲無諂便是無怨然者則欠斟酌要之無諂無怨與樂高下自有三等不可泥而言之也輯釋則兼引張饒二說而不與折衷在讀者自分別焉耳

子路問成人章輯講問集註曰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而先生講義云知足以揆事廉足以立本如何饒氏曰揆事力行汎應三者以才言未見所揆所行所應之當否立本是立此三者之本此亦正是以氣質言若窮理養心則以學言乃文之以禮樂中事此所以不全用其語也又問集註言才德全備中正和樂而講義云本立用行中正和平是如何饒氏曰某疑集註稱贊太過於亦可之義似欠斟酌所以放下一等說

集註旣以兼此四人之長言於前又於知廉勇藝四字之下

皆用足以二字承之讀者知兼字足以字之旨則可與言集  
註矣通者有言集註下兼字與則字蓋能兼此四子所長則  
移其智亦足以窮理若獨用其知固未足道也推此可以例  
其餘矣愚竊以爲子路問成人夫子不告以他特以四子之  
長等事答之以中庸入德之序言之則窮理養心力行泛應  
之說豈不切當而欲改易其一二字面以汨亂之乎文之以  
禮樂固是學之事然不因上四等資質以爲窮理養心等用  
則禮樂文在何處大抵此章分明是有此四人之資質以爲  
爲學之本則德可以成至於見諸行事又須文之以禮樂方  
質文不相勝耳且雙峯既易窮理養心爲揆事立本而力行  
尙依其舊則天下豈有未能窮理而可以力行者乎未窮理  
而力行其不爲妄行者幾希若曰窮理養心以學言則力行

獨非學之事乎至於贊稱太過之疑亦恐未然詳味集註所  
言亦不過是君子成德之事才德出衆之意耳若較之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得其所者固自有間於可以之義何欠斟酌之有

公叔文子章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攷證按左傳及  
註當作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恐或有之

臧武仲以防求後章集註備楊范二說輯講通釋主楊說其意  
謂使武仲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易見唯不以防言則要君  
之心難知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夫子之言春秋誅  
心之法也也是如此否饒氏曰然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是辨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隱

而言二說兼備至矣

桓公殺糾章攷證程子據漢史薄昭言桓公殺弟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子糾在內乃不能赴難討賊而奔魯及雍糾殺無知桓公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罪已白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讎桓乎

按此說主意雖與集註不同然亦無悖於集註義理正大左驗明白盍備一說以俟知者

九合集註九春秋傳作糾攷證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

如此說以字似傷於巧姑存此以俟知者

如其仁集成蔡覺軒曰子路是召忽爲仁管仲爲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而言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葉賀孫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朱子深破其不然蔡氏又是因其說而反用之者其非夫子朱子之旨明矣語錄又言夫子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詳此則謂匹夫匹婦之諒爲指忽者亦豈爲得夫子之意

哉蔡氏不過以爲仁之道大恐管仲不足以稱故必以召忽相形言之以見其義之輕耳殊不思集註以仁之功言之則其意已備政不煩如此分析矣

管仲非仁者歟章集註程子以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愚按尹起莘發明綱目書法有疑於王魏不能死難之言大略以爲太子秦王王魏皆高祖之臣子耳自王魏言之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者則大亂之道也大抵東宮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之所擢用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

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若夫齊桓子糾均爲公子亦旣出奔于外齊襄旣沒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祖在上制命於一人之比也然則王魏非唯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讎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愚詳尹說如此自太宗有大功於天下建成失德反害其功以致交鬪觀之則王魏固若不可私其所事以讐有功之藩王也然凡爲東宮官屬旣受天子之命以奉儲君儲君若初無失德而藩王有奪嫡之心至於興兵構禍以少陵長以逆犯順倉皇急卒禍變不測當是之時勢有不可以待於請一人之命者身爲東宮之屬亦將首鼠兩端顧望而不救乎抑將奮身不顧致死以赴救乎况建成雖云失德然其死也不出於高祖之命在太宗未爲盡善則王魏雖死



其難亦未爲過也尹氏但知一人在上則太子藩王均爲臣子之義而不思太子國本君副其分有非藩王所可盡同者則其所以處王魏者固未得爲確論也獨藩王之屬不論曲直是非皆不可私與所事以讎儲君而但當請命於天子則自如尹氏之說耳至於王魏既失於不死建成之難及太宗正位儲貳君臨大寶乃欲違高祖太宗之命而不之事則亦恐非所宜此亦當以尹說爲是觀於朱子功罪不相揜之言可見矣姑述管見於此以俟知者

公叔文子大夫僕章通引馮氏謂夫子聞其與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通謂是以謂之文是言於孔圍既諡之後可以爲文矣是言於公孫枝未諡之先一則孔子所言是明孔文子之所諡一則公叔文子之所諡卒如孔子之所言

先言於諡之說朱子無是言也集註無是意也意者不過文子既諡之後夫子聞其在時有與臣同升之事故如此說耳雙峯謂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媿於文之諡矣意正如此今日曰夫子聞其與臣同升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若果如此則與臣同升之事洪氏以爲有知人忘已事君之三善以知人言之則曰可以爲明矣可也以忘已言之則曰可以爲公矣可也以事君言之則曰可以爲忠矣亦可也今不以此三者稱之而曰可以爲文矣夫聞其與臣同升之善而稱其可以爲文似亦未甚切當豈若但作聞於既諡之後爲平易邪若曰聞之二字須是同時方可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論語左氏亦皆以聞之爲言文子于奚之事皆在夫子未生之前亦以聞之爲

當其時可乎然則聞之二字固未足以左驗也聞之未足爲  
驗則通者言於諡後言於諡前之說宜亦未得爲確論也今  
輯釋亦引其師說破馮氏矣不可不攷

子言衛靈公無道章胡氏曰圍卽敏而好學者賈卽問奧竈者  
鮀卽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  
罪人也

此特以論語證論語耳若以左氏傳妻太叔疾之事觀之則  
圍亦若人之流耳獨得不爲治世之罪人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通引馮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  
誅之此以義言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此以力言也天下  
之事常患乎勢有不行者力不足也以天下之大義誅天下之  
大賊而力又足以勝之此其所以爲可行也

按集註程子之意以魯衆加齊半之言爲非孔子之言今馮  
氏乃若深有取乎此言者何邪語錄或問辨此固已詳矣愚  
奚庸贅

古之學者爲己章饒氏謂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  
之者用心不同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  
與古人背馳何必論其用心之同異通謂學無古今之異學之  
者有古今之異學無異用心有異此所以爲古今之異

陳公潛先生曰如雙峯之說則似古字上有一句通說學下  
文却通說古今學者用心之異然者愚按饒說本答或者以  
德行道藝與刑名術數爲爲人爲己之別而發猶未爲失通  
者刪其問辭乃無頭耳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發明按而改爲之字卽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之意於恥字有味

輕改聖經字面以就已說則亦何所不至哉大凡改字爲說須是本字不通故不得已而從變例觀於大學章句改親作新而又於或問詳其不得不改之意可見慎重不敢輕易之志矣此處集註之說正合中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之旨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出一律正不爲無味也發明亦既自知之矣乃又強欲改而作之以求其味但恐非夫子所言之味耳然發明亦是因舊有此說而言舊說纂疏胡氏嘗辨其不然矣讀者攷焉可也

君子道者三章自道集註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集成蔡覺軒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者也以智爲先猶自明而誠者也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

是謙辭發明按覺軒解自道與集註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把子罕篇語先後次第不同來比而答以此言也輯釋並引二說

愚嘗意覺軒只是發明集註自道猶云謙辭之意耳集註謂自道猶云謙辭非以謙辭爲自道之訓釋也蓋以自道便是謙辭之意云耳夫子自道也便如說夫子謙辭也一般故覺軒更不必改子貢自道之言但直依集註將自道作謙辭之意言之其意蓋曰先仁後智是自誠而明正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子貢以爲夫子之謙辭也子貢所謂謙辭蓋指夫子我無能焉一句而言耳今發明如此病之則又非愚所能及也但恐發明亦未了集註猶云二字之意故如此見爾此却是自任非謙辭也意者夫子自道猶曰夫子自如此

言耳方與集註云猶謙辭之意不相礙覺軒下句謙辭字乃是照上句白道字言之者也讀者詳之

我無能焉叢說按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所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知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言之故如是他人則唯見聖人知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白道也一句意順

意者我無能焉便如丘未能一焉之意皆作謙辭白直截易曉且既曰三者是君子之道不知有是三者又何故至於非本心之正而易失所守邪既是君子之道不知何故君子又以無之爲貴邪然則君子之道四君子何不亦以無之爲貴邪若曰聖人不有其德則又只是謙辭之意何必如此求奇

迂晦哉往往亦只因不達集註猶云二字之旨故如此見爾恐政於夫子白道一句雖似意順於我無能焉一句意反不順矣

以德報怨章以直報怨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又曰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饒氏謂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

集註是就事上說雙峯是就怨上說然集註可以該雙峯之意饒氏却不足以盡集註之意况雙峯又是蹈襲或問之意而言耳其實集註怨有不讎有之一字便見當讎而讎不當讎而不讎之意而或問雙峯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十字者卽此是也

賢者避世章通引馮氏謂桀溺謂子路豈若從避世之士夫子

爲之憮然至是乃賢避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又引吳氏謂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輯釋亦並引二說

馮吳二說意正相反而吳說猶未全背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志有弗遂耳非天下事至此不可爲乃無仕志而賢辟世者也馮氏之說非是以吳說爲斷可也但辟世是天下無道則隱之謂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未易及唯伯夷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沮溺則果於忘世樂與鳥獸同羣而愒然於斯人之徒與者也其以辟世之士自居蓋自知之不明耳馮吳卽以避世之名歸之然則此所辟世乃沮溺之所自謂非夫子所謂賢者之辟世也沮溺特絕人逃世者之所爲耳

子路宿石門章集註胡氏曰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通謂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者也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通者知其不可之言似與集註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者意背蓋造語不瑩不自覺其失集註之旨者也或疑以微子篇丈人章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語意推之則通所謂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言未爲無據吁是又不察可字之意也彼曰道之不行是人不行夫子之道耳若夫子之道則固未始不可行也今日曰夫子知其不可而爲則是聖人亦有不可行處既自知之又強欲爲之邪殊不思在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特無人用之是以不得有所爲耳引彼證此殆未爲切當也

子擊磬章集註以衣涉水曰厲叢說衣裏衣也古人不裸體涉

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按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水深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又按韻書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裳涉水由帶以上曰厲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於帶也

論語管窺卷八

史伯璿 文璣

衛靈公

多學而識章一貫集註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輯講謂所謂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則是全不要人多學了恐不然若以此語施之吾道一貫章則可將來此章說知則不可中庸將無聲無臭來說篤恭而天下平也是說行之事亦不可將來此章說知謝氏全說此章不着不知集註何故載之

按夫子既以多學而識發子貢之問又以非也二字釋子貢之疑然後乃以予一以貫之之語明其所以聖之故則知夫子固未嘗不多學而其所以聖却不在於多學而在於一貫也謝氏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以爲多學而識之三句是統釋夫子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與子貢對曰然之意然聖人豈務博者哉一句是釋子貢非歟與夫子非也之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二句是釋夫子予一以貫之之意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然而形無不賦者一以貫之而已然則謝氏此語固未嘗有不要多學之意而天匪物物刻而雕之之語亦未嘗但可施於行而不可施於知也德輶如毛以下四句中庸自以之贊不顯篤恭之妙謝氏引之又自以之贊聖人一貫之妙篤恭雖

屬行此章雖屬知然其無聲無臭則一也無聲無臭固未嘗但可言行不可言知也不過皆是贊詠聖人所能所知之微妙無迹有非學者見聞思慮之所可到耳語錄有日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個一貫的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此正是答學者無聲無臭之問其所以發明謝氏之意可謂至明白矣或問中因論曾子子貢一貫主知行之同異而曰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若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詳此則饒氏亦無可疑於上蔡之言矣愚奚庸贅

直哉史魚章集註如矢言直也饒氏以爲矢去不可復回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豈周道亦去而不可復回邪然則集註

固不可得而求加矣

志士仁人章通引鄭舜舉曰志士不可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輯釋亦引之

夫子兼志士仁人而言其所能如此可見此二等人各自能如此何嘗有志士未免徒死故以仁人兼言之之意乎若仁人獨明死生之理而志士未免徒死則是二事唯仁人能之志士或有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矣仁人雖明死生之理何補於義士之徒死哉夫子固當獨許仁人而不當兼許志士也如鄭說則志士當死生之際必得仁人與之同患以提撕而指示之而後可爾毋乃泥而不通乎蓋志士仁人不可謂其無淺深之間故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

此二者安之者也愚嘗又以大學之序推之必知止而志有定向者方可言志士必能得其所止者方可爲仁人是則明死生之理乃志士仁人之所同其所不同者特在乎處死生之際有意無意之間耳有意於成仁者志士也無意而自然成仁者仁人也若曰志士但能不懼而未必明死生之理則程子實理實見之說何嘗專爲仁人發哉鄭說未必然也顏淵問爲邦章夏時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攷證此古曆也沈括曰今正月斗杓指丑矣蓋歲差也

歲差之說當矣但集註是以夫子時斗柄所詣釋夫子之言初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

遠佞人通引葉少蘊曰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猶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樂如此



舜命九官典禮典樂納言各一其職佞人既曰殄行震師又豈特亂禮樂而已不必如此牽合也

人無遠慮章通曰地有遠近時有遠近所謂慮遠者不可因循於目前苟且於一時攷證集註引蘇氏說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憲曰遠近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按時地之說出於集疏集疏謂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以時言恐亦可通今通者不采集疏自以地與時混而言之使若皆出於集註之意者不可不辨唯攷證何氏之說最爲盡善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躬自厚章遠怨通謂告仲弓嘗以無怨爲恕之効此言已不自恕而待人以恕最寡怨之道也

自恕恕人之言與恕已之心恕人者相類彼說有病朱子嘗於大學或問中辨之矣觀通所謂恕只是寬意非如心推己之謂不可因一恕字偶同牽仲弓行恕爲證也

饒氏謂嘗疑此章上截只說自厚無个責字下截方說責字下截責字恐包上截不得竊意自厚者自家處已待人事事著厚到責人處卻薄如此則怨不期遠而自遠

上截厚字是對下截薄字而言薄是薄責則厚爲責已之厚無疑上曰自厚下曰薄責互文見義何包不盡之有但集註是兼自治治人而言饒說似是專就人交際處說似亦有理可備一說蓋如其說則責是責望之意南軒有此說猶所謂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云者盡歡以交人竭忠以待人躬自厚也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薄責於人也厚施而薄責

其報豈非遠怨之道歟

不曰如之何章集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饒氏謂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卽再思可矣之意輯釋亦引之

如之何如之何是一時言之故集註亦合而釋之如雙峯說思而處之與思之熟而處之審是二時事又曰卽再思可矣之意則是先曰如之何是思而處之此一思也先一時之言也再曰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此又一思也後一時之言也竊恐再思可矣分明是兩番思若兩曰如之何不過是一時之言耳况如之何如之何只是方思方處之時言雙峯乃以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思熟處審是旣思旣處已後之事與集註熟思審處之意自是不同唯其方熟思

而審處故曰如之何如之何旣曰思之熟而處之審矣又何以言如之何爲哉此集註雙峯善於措辭不善於措辭之同異也讀者詳之

君子疾沒世章通引馮氏謂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輯釋亦引之

詳集註范氏楊氏之說何嘗有病我疾人之分蓋沒世只是終身之意不拘其爲生前死後也馮氏往往因雙峯有蓋棺萬事定之說遂意疾之若爲自疾於義不通故以爲疾人耳殊不思此卽是警人欲其及時着力猶四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正不必如此拘也若有可稱之實在人而人不稱焉君子又何疾乎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馮氏謂曾子兼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

用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

如馮說則天下果有無忠之恕乎或問於雙峯曰曾子兼忠恕做工夫今子貢只問一言故只得以恕之一言答如何雙峯曰然但言恕則忠在其中此條問答之意可謂詳盡馮氏正是用其辭而失其意者惜乎通之不當去彼而取此也今觀輯釋引饒說而去馮氏說善矣

人能弘道章通謂有大人有小人大人者人能大其道非道能大其人也

以大人爲證反似道能大其人者雙峯嘗問學者曰人得此道方爲大人是人待道而弘也如何反能弘道意正如此須知人能大其道方可謂之大人則無此疑矣

發明引饒氏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

弘道若說道體則道自際天蟠地者不待人弘輯釋亦引之

天下無二道道自際天蟠地者卽其斂之則退藏于密者也又如何不待人弘參天地贊化育豈不是人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道卽是指洋洋優優二節言之又何嘗不是際天蟠地之道

吾嘗終日不食章發明按此章之意又與思而不學則殆之意不同宜細思之

學思罔殆章是相對說此章是專爲思而不學者言無益則殆意在其中矣何不同之有叢說有云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斯言盡之矣

知及仁守章集註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泣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集

成輔氏謂不莊氣稟之偏不以禮學問之闕也輯釋亦引輔說  
輔氏如此分別固爲明白但集註於前節以不莊爲氣習之  
偏至此乃變氣習爲氣稟而又益之以學問二字意者前所  
謂習已該學問之意蓋氣稟學問二者未嘗不相關學問正  
爲變化氣質設也氣稟所以尙有疵者正由學問所以變化  
之者有所未至學問之所以尙有疵者亦由氣稟極偏有不  
易爲變化耳若氣稟已無所偏則學問尙何缺之有學問既  
曰無缺氣稟安得尙有偏哉然則不莊固氣稟之偏亦學問  
之缺也不以禮固學問之缺亦氣稟之偏也於分屬之中有  
相關者寓此朱子所以但總言之也歟

輯講問集註氣稟學問之小疵似可疑既到仁守地位則純乎  
天理安有小疵饒氏曰集註不知如何偶然於文義上看得未

瑩

按集註於前節曰厚於內於此節曰大本立矣其於仁守地  
位已無所妨然不莊不以禮二者聖人既以爲未善則所以  
尙有未善者豈無所由而然不歸之氣稟學問不可也况謂  
之小疵亦由白地上一點黑相似正無傷於大體也集註所  
謂小疵正夫子所謂未善饒氏師弟子疑至仁守地位安有  
小疵爲集註之未瑩處然則亦謂至仁守地位安有未善爲  
夫子立言之未瑩可乎且雙峯既以小疵爲非是而又不明  
言所以尙有不莊不以禮者何故則後學將何以折衷歟竊  
意唯學至於聖則渾然無過乃可謂之無疵自聖人以下仁  
如顏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但能不貳過而已卽其  
違處過處雖亦謂之小疵可也蓋亦以其學問未至於聖氣

稟未盡變化而已何獨於此而有疑於集註乎愚見如此未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謂饒氏疑氣稟學問之小疵未瑩愚僭欲易學問字作設施字

輯講之謬愚已辨之於前矣發明不能明其不然反爲之改易字面以助其瀾可謂無見也已且設施有疵何嘗不由乎學問學問盡善設施安得有疵

君子不可小知集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通謂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若以器量言君子才德言小人則失言矣今如通說反若材德是未充未成之

器量器量是已成已充之材德然者讀者詳之

當仁不讓於師章集註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通引馮氏謂禮所當遜者莫如師而當爲仁之時必待師而爲之則有不及事者矣且以赤子入井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讓以明當仁之在前必爲而無遜也

曰當爲仁之時曰當仁之在前與集註以仁爲已任之旨不相類語錄答學者之問有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欲知馮氏之失者當以是觀之至其引赤子入井事證亦似切當而實疎如此則已與師易至於相妨與集註仁者我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之旨不類然則無赤子入井無仁可爲也邪須見得雖不讓於師而實與師無相妨之意如孝弟忠信仁民愛物之類皆仁之事以此

自爲皆是以仁爲已任何遜於師亦何妨於師今必以入井一事爲說則反似乎就師手上奪一个仁做相似故曰似切而實疎也

季氏

篇題下集註此篇或以爲齊論攷證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頗多後章亦然故疑其爲齊論

此固是一說按集成胡氏又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爲證又一說也

篇題下通引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讖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讖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讖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卽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輯釋亦引之

以篇首一章爲篇次相承之證其得失已於爲政篇辨之矣其以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爲篇次之意與里仁篇以前篇不仁如禮樂何之言爲篇次之意者正相類是皆營營於附會汲汲於牽合不顧是否但求一說之所爲竊意此二章雜在三篇八十餘章之中若記者欲以爲篇次之意何不表而出之以冠篇首使讀者得以明知之乎况此篇凡二十篇記者非一手如此三篇此篇說者又以爲齊論則三篇首章孰能相與謀而置之以爲相承之次又孰能相與共就此篇據此一二章爲篇次之意乎皆不通之論也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首章東蒙集註曰山名通引馮氏謂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蔡州蔡蒙底平西蒙也

禹貢梁州蔡蒙旅平此以梁爲蔡以旅爲底當是傳寫之誤  
但以此二蒙爲東西之證然乎

舍曰欲之通引胡梅巖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孔子從欲字上發  
明切責之輯釋亦引胡說

按輯講或以舍曰欲之爲應上文夫子欲之之語雙峯答之  
曰兩個欲字文意不同上欲字是意欲之欲是說季氏之意  
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貪欲之欲是說季氏貪顓臾土地今  
觀集註但於後欲之字釋作貪其利則雙峯之言信矣胡說  
正是雙峯之所已闕其非集註之意明矣通與輯釋不取饒  
而引胡誤矣况如其說則求既自言欲之爲季氏之意矣夫  
子又何爲以舍曰二字責之乎其文意不通明甚尙何疑乎  
遠人不服集註遠人謂顓臾攷證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

戈于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顓臾更爲遠人爾  
攷證之言不爲不是但欠分明耳蓋前節遠人却是泛指他  
國而言此節遠人與下文動干戈相應則是指顓臾而言明  
矣顓臾雖爲魯之附庸而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  
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餘則攷證之言當矣

蕭牆通引馮氏謂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發  
明按郊特牲古祭宗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恐以此謂之  
蕭牆輯釋並引二說

按語錄也不曾攷究只據鄭氏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  
之意亦未知是否今馮氏正是朱子之所未敢質言者通不  
取語錄而取馮說失傳疑之意矣發明兼存語錄之言善矣  
但以郊特牲爲證則牆乃是宗廟之牆不知夫子所言亦指

宗廟之牆言否又不知集註所謂屏亦可謂蕭臭達於牆屋  
爲義否當缺所疑以俟知者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集註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  
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  
也通引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  
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則季路尙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集註言不均不和  
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通引王回曰夫  
子知異時爲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臾而在費也故曰蕭牆  
之內其後費宰公山不狃帥費人襲魯而顓臾不與焉

觀通前引趙氏以爲二子同仕季氏之證是不以集註哀公

欲以越伐魯之證爲然也按集註引哀公事證與前子路反  
魯之時前後相應且深得聖人不均不和之語脈熟玩經文  
可見而王氏輒主費說何也且冉有所謂爲子孫憂夫子所  
謂爲蕭牆憂皆主季氏言王氏皆併以魯言之何邪况通引  
趙說既以夫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矣又引王說以費事爲  
證則費人襲魯在定公十二年是則夫子此言言於哀公之  
時反謂定公時事爲其後哀公之事爲之乎不知通何故如  
此差謬姑記于此以俟知者更以或問蘇氏說參之可見  
益者三友章集註三者損益正相反輯講三者恐不是相反若  
是相反則直自與枉相反諒自與虛誕者相反多聞自與寡聞  
相反若以三者爲相反終是說得不自在輯釋亦引饒說

雙峯之所謂相反者其迹易見不足以惑人不能以損人者



也三者損益之相反無相反之迹有相反之實迹足以惑人而實足以損人者也且以直與便辟相對言之直則表裏如一便辟則外之威儀有餘而內之誠實不足表裏不如一可以爲直乎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益者三樂章集註三者損益亦相反也輯講此章損益亦不是三者相反輯釋亦引此說

相反不相反之得失與前章同

君子有九思章集註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通引馮氏曰君子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但九者而已

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便是就九者而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馮氏不但九

者之言意雖似廣恐非謝氏之意况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不應尙有所遺也或疑如子張所謂祭思敬喪思哀喪祭非出於九者之外乎曰此章言事思敬喪祭何莫非事君子事無不敬豈有居喪不敬而能哀者乎

通齊氏謂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輯釋亦引之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者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虛實固有間哉

邦君之妻章攷證吳氏曰此章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天厭之之下

王氏何以必見其當在彼章之下而欲強合之邪堯曰篇寬

則得衆以下四句連在武王事後集註猶於武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朱子之慎重不敢牽合如此况南子章與此章相去十餘篇乃欲以臆見合之可乎惟攷證如此臆度故於寬則得衆四句亦意其爲周之逸書而斷以武王之事也噫但欲如此臆度則亦何者不可附會邪

集疏蔡覺軒曰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如此等處但曰不知何謂足矣蔡氏意其爲僭而發猶可謂其爲南子而發則亦王氏之見也且旣曰當時上下皆僭則宜不獨一南子也又何以知其不爲他人乎至曰附見衛靈公篇末此則季氏篇末耳可謂急於附會而失於檢點者矣

不意親入朱門猶有此失他人尙何責乎噫

### 陽貨

性相近章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發明纔說性字則已寓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天地之性非懸空不著乎氣質不具于人心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而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語錄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而言雜卽兼也蔡輔饒推言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輯釋亦引之

按不雜不離本朱子說太極之語也朱子本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未嘗雜乎陰陽也推此則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亦未嘗雜乎氣質也如此則不離者便是不雜者不可歧而二之明矣發明惟倒用朱子之語先說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後說而實不離乎氣質遂以性善爲不雜者性相近爲不離者析不雜不離而二之則似乎失朱子之意矣蓋朱子先說不離後說不雜正以言不離則易疑於雜故以不雜二字明其意耳發明先說不雜而後說不離未又引語錄雜乎氣質之說而云雜卽兼也分明是言不離便是雜了遂與上文不雜之言自相矛盾信乎立言之難瑩也其實不離不雜四字只可反覆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蓋性善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實不雜乎氣質所以氣質雖有不善而性則未

嘗不善也至於孔子性相近與集註兼氣質之言則皆不可以不雜不離爲說矣兼集註所謂兼語錄所謂雜非謂天地之性性善之性亦與氣質相兼相雜也特以夫子言此性字是以氣質相兼相雜言之耳蓋性本一於善而氣質則不同是故專言性之本則一而已又何假於言近專言氣質則遠而已又何可以近言唯以性之本與氣質相兼言之然後可以言相近耳蓋性之本則一以兼氣質言之則不能以全其一氣質本異以兼性言之則不能以盡乎異既不能以全其一又不至以盡乎異此所以僅得其相近也發明之說自起首至不雜乎氣質而言之一段皆是已但下文欠瑩徹耳愚見如此恐亦未得爲的當姑筆之於此以俟有道而就正云子之武城章集註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

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通引馮氏謂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攷之可見子游乃能以道化民變甲冑爲絃歌此夫子所以喜之輯釋亦引之集註言夫子所以喜之之意可謂至明白矣馮氏正不必如此引援可也以禮樂化民在先王盛世本是常事言武城巖邑又何獨不絃歌但世至春秋教化陵夷雖非巖邑亦未見其有絃歌者蓋絕無僅有之中不覺如此喜之深耳正不必援巖邑以爲說也

公山弗擾章通引葉氏曰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而不見弗狃召子而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虎者

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其爲有嚮慕之誠虎非不可來見乃欲聖人往見之則無尊德樂道

之誠矣旣不得見又瞰亡而歸之豚則其意愈譎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豈弗擾則真有意於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爲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吳欲伐魯而弗擾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歟攷證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

按集註只以改過爲說而語錄則有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使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之語饒氏謂子路更欠一問聖人不曾說出難爲意度竊詳語錄饒氏皆引而不發攷證則盡發之如此然此事自常情觀之則

爲以亂易亂但以陪臣欲張公室爲大罪自是當時一種議論不知其合大公至正之道否聖人欲往必有所主但未見之行事不可臆度則學者只當以饒說爲斷語錄爲證也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集註季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通引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齊論歟輯釋亦引馮說

舉其文體之不類如季氏之言足矣然不可知其如何必如馮說指爲齊論則鑿矣末章亦有子張問於孔子前篇又有南宮适問於孔子較之此章特欠一仁字耳至若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之類又不過政字與仁字不同耳文體固無異也亦意其爲齊論可乎

小子學夫詩章可以觀集註攷見得失發明因美考見其得因刺攷見其失輯釋亦引之以變其語

按朱子詩傳三百篇非必皆美刺之作而莫不有得失焉皆爲美刺自是小序之繆定字偶未之思耳

予欲無言章集註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集成蔡覺軒謂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輔氏謂前篇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無隱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隱與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

集註言與無隱之意相發而蔡輔二說但言此章發無隱之意似未盡相字之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予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發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

觀之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前章但言己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爲相發也歟宰我問三年之喪章通引馮氏曰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失問而夫子斥之今乃不以三年之喪迄行爲夫子之力而歸之宰我是猶室不見燬不以其功歸之救焚者而歸之縱火者乃曰彼不縱火人安得有焚可救而不仁者反得以爲功也不亦誣乎

君子尙勇章叢說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夫子答以尙義皆以德言下以小人對言乃以位言

按集註不但曰君子小人皆以位言而必曰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言則叢說之言當矣

君子亦有惡章通引鄭氏謂疑此與子路之問同時故答問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者也微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爲子路而發輯釋亦引之

鄭說之是否不可必朱子有言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至哉斯言辭簡意足而又不穿鑿者也

通謂子貢所謂微訐因夫子所謂稱惡訕上者而推之所謂不遜因夫子無禮與窒而言也輯釋亦引之

通此說似矣但集註楊氏謂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然則子貢發問之初已有是三者之惡矣今日皆因夫子所言而推言之則是既問之後因夫子所言而旋撰之

以對也毋乃非集註意乎

微子

首章集註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通謂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乃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子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人之所當爲易地皆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

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發明輯釋亦引或問之說正與此同

按通此段議論全是朱子或問中語不易一字僅於易地皆然之下然與夫子之言之上竄去十數句而已但集註謂箕子比干皆諫蓋本史記微子世家而言如通所說則是箕子未嘗一言諫也通釋因論此章集註或問言仁不同而曰集註者改本也推此則或問是未定之說無疑今觀語錄有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見殺身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此言頗與集註箕子比干皆諫之意相發足見或問所言之未定語錄中如此類者亦多不知通者何故盡數刪去卻勦此未定之說爲已說也邪然與

夫子所言先後不同以下卻無所謂未定發明輯釋所引或問其得失與通相類亦欠折衷殊眩讀者耳

齊人歸女樂章攷證大意以爲始焉桓子以家臣僭畔之故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今紀綱已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故終於不用孔子而簡賢棄禮如此聖人見幾安得不速去之

此其是否不可知姑存于此以俟知者

集註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攷證三仁下惠何以未得爲中庸曰微子遜去仁於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爲過比干諫死仁於忠視夫子之去齊爲不及箕子爲奴下惠三黜降志辱身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抑三仁之於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

始終力量止於如此若伊周處之又必有道矣而况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愚又推而索言之云

觀篇末集註有三仁則無間然之言恐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其曰微子遜去視夫子去魯則爲過者豈非以其去之之速而無遲遲之意邪觀書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之言其哀痛惻怛之意爲何如是豈愒然去其宗國者哉箕子以王子弗去我乃顛隴爲對則微子之去又可少緩乎集註以出於惻怛之意不啻乎愛之理言之使微子之去可以遲遲而遽去之則集註爲失言矣其曰比干諫死視夫子去齊爲不及者豈非以比干不早去而失接淅之機耶夫子視齊爲他國又未嘗委質以爲之臣也道旣不行去之之速宜矣比干在商爲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義君有過而



不諫乃委之而去自謂見幾可乎使比干而效夫子去齊之速不知可以謂之出於至誠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否其曰箕子爲奴視夫子去魯又爲過於和而不及中者豈非箕子既嘗諫紂而不見聽可謂有遲遲之意而終于不去以至爲奴則不及中邪殊不思微子既去則宗祀可存箕子亦去欲何爲乎先儒以其爲奴之意猶欲俟紂悔而復諫之雖未有以見其必然要亦似者易之明夷既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心唯周孔爲能知之耳可少訾乎愚故曰於此求三仁之過與不及似乎吹毛而求疵者此也其曰力量止此若伊周必有道者豈非以其不能廢昏立明視孟子所論貴戚之卿有未盡之道耶觀於彼章集註委任權力不同不可執一

而論之意則攷證不免執一之病而失中庸之道矣尙何以此尤三仁爲哉若下惠則自如所論愚無間然者矣

長沮桀溺章通引馮氏謂沮沮洳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二子命名之意其志於避世久矣考證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知其姓名計亦以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于田其一長而沮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丈人之云爾

如馮說則意其爲二人自命之名如攷證則以爲夫子物色名之臆度之見人人異說又安得爲確論哉但曰一時何自識其姓名然則接輿歌而過之一時又何以知其爲接輿也邪若曰長桀古無此姓然接輿之接又何嘗是古時所有之姓邪恐亦二人之號如接輿者亦未可知要亦不必深究也

竊意接輿若不見於他書如諸儒之臆度未必不因其歌過車前夫子下車意其與孔子車輿相接而行故亦因以其物色名之也吁但務臆度何所不至此愚所以不敢深信也子路從而後章通謂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士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輯釋亦引此說

按通此段議論蓋因集註有在陳之歎意亦如此之言而發也今以篇末此段集註文勢詳之則以三仁逸民師摯八士與接輿沮溺丈人相對而言於三仁諸人之下則曰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數子之下則曰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

上曰既皆下曰又每正是相對之言故其下又總結之曰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皆之一字便可見總包上二節說了至此乃曰在陳之嘆蓋亦如此此字即指上文衰世之志而言言在陳之嘆亦衰世之志耳何嘗以在陳之嘆蓋亦如惓惓接引楚狂之意哉况下文所謂數君子者亦但除三仁在外若逸民諸人亦皆在其中又未嘗獨指接輿數子而言也參以上下文勢則中間所謂意亦如此之此是指衰世之志言而非指惓惓接引壹邊而言明矣合而言之則稱贊品列三仁諸人惓惓接引接輿數子與在陳之嘆而思魯之狂簡三者皆聖人衰世之志也若是盛世則治教休明人材衆多自古中行之士可以傳道聖人亦不必遠稱既往之諸賢近接逃世之數子與思不知所以裁之之狂簡矣通者只

因誤以在陳之歎意亦如此爲亦如惓惓接引諸人之意遂以楚狂之狂與狂簡之狂牽合爲說且謂沮溺丈人亦皆楚之狂者殊不知狂簡之狂是志極高而行不掩之狂楚狂之狂是佯狂之狂佯狂是佯爲狂者之病如今之心恙者耳非佯爲狂簡之狂也史稱箕子被髮佯狂而爲奴夫被髮爲奴豈志極高行不掩者之所爲邪不過欲自晦以免難故如此使人不疑云耳集註稱接輿佯狂避世蓋亦如此觀於後世司馬懿慕容翰之所爲可見今日接輿以下四人皆楚之狂者則接輿固佯狂矣沮溺大丈亦豈皆佯狂者邪魯之狂士又不過皆只如接輿之佯狂邪夫子皆惓惓接引之如此亦是但欲造成此佯狂者而已邪讀者其試思之

逸民章通謂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爲聖之清下惠爲聖之和以夫子爲聖之時且添入伊尹聖之任繼以夷惠之後孔子之前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孔孟之言各有意義謂孟子取此章而損益之恐未必然集註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攷證引邢疏云朱張王弼云字子弓卽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金氏謂恐卽周章周章仲雍之後武王求之而不及故亦謂之逸民今亦不敢爲一定之說發明亦引邢說且云荀卿以比孔子其言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姑存於此云

此皆臆度之說不可徵信者也而發明言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之說尤爲無義荀卿之言不足信觀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子與焉豈得爲至公之論邪推彼可以明此矣

大師摯適齊章通引齊氏謂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叢說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輯釋亦引通說

按或問據白虎通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今齊既意其僭天子而夫子正之又意其爲記者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皆是因或問之說而臆度增損之正恐未必然也且夫子正樂之時魯不見用不過私自正之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已夫子固未必得去其一魯未必因夫子之正而去其一况魯之郊禘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何者非僭夫子不過形於慨歎而已若曰一飯可正而去則曷不因定禮樂之時一齊正而去之而徒爲無益之慨歎哉賤而好自專聖人平日所自謂者爲何如今

乃於不仕之餘年敢於去其國君一飯之僭而不顧既又正其小而遺其大哉齊氏所言非愚所敢信也若曰記者起數以亞仍舊見僭則是既正之後干繚以下已非亞飯三飯之數而記者強自名之以見魯之嘗僭又豈爲國諱惡之義邪叢說所言雖與或問不同然不甚穿鑿視齊氏則爲優矣如或問自亞飯以下三飯之說似亦可疑然則大夫再飯又當自三飯以下耶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輯講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時伶官亦不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輯釋亦引之

按集註張子謂夫子治樂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而之四方則伶官之去蓋不爲不用正樂而爲三桓之僭妄也

周有八十章通謂上數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兩章紀周魯盛時之事其有所思也夫

大師適齊章集註以爲未必夫子之言末章倣此此則所謂有所傷有所思者亦記者之意未必皆夫子之意也但篇末集註以稱贊八士亦是衰世之志通者獨以上數章當之而以此章爲紀盛世之事豈所謂上數章者又只是指楚狂三章而言而不知思盛世之事亦莫非衰世之志也邪其是非得失已於子路從而後章辨之此不再述

八士攷證此段與周公曰章俱是夫子所嘗言集註總說處似不必與師摯章同列而言

按此條今考證本無之蓋已缺佚

集註總說自是謂諸章皆衰世之志所感縱是夫子所嘗言亦何害其爲記在此篇與諸章相連則亦皆爲衰世之志邪

金氏以爲不必與師摯同列言不曉所謂

子張

篇題下通釋曰論語一書記孔子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足以明孔子之道也如同與由而不與乎此則豈亦以尊之而不在五子之列歟

顏曾皆得聖道之傳觀於首篇之首卽以有子曾子之言次於聖人所言之後以至二十篇中曾子皆以子稱則其尊之意可見今曾子旣在五子之列則回由以尊不在之言似有可疑竊意此篇所記往往皆夫子旣沒之後此五子者各以所得於夫子者授於其徒有師道焉觀於戴記載孔門高弟之言行往往亦於此五子爲詳則可見矣故此一篇自五

子外不它及耳回由之不與豈亦以其歿於夫子之前歟然有子平日言行似聖人又嘗爲門人之所師而其歿亦在夫子之後乃亦不與其列者此則偶不之及或此篇皆五子門人之所記故不它及要亦不必深究也

士見危致命章集註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通引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必見得而後思義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集註以致命爲猶言授命則不以二者爲有優劣可知夫子論君子九思以見得思義居其一夫子論成人以爲亦可則已非其至者矣下文所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之次者耳見得可以語君子則見利所以語成人之又其次者未必優於

見得之語士者亦明矣楊氏之說朱子既不之取通固不當引之以眩學者

致命發明引饒氏曰上句重在致字那裏不消要思蓋危處纔思則利害之心生或恐反爲所惑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生之際苟不思其義之可否則有不當死而死如子路之死於衛者矣如何不消要思但死是重事不比見得喪祭思其義哀敬便自能行死生之際若思得其當而不能委致其命則未免奪於利害或有當死而不死者矣故見危非不思既思則又當致下三者既能思則得之矣

其可已矣集註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

則其語揚通釋謂其可已矣若曰大節既得則爲人之道可以無恨矣然失之太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者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然或問之意又不同兩存之可也輯講其可已矣集註與通釋之說不同可本僅可之可然下面有已矣二字便說煞了恐當以通釋之說爲是

通釋之所謂無憾卽或問語揚之意皆是從子張立言本意之說集註庶乎其可通釋以爲惡其言之太快者得之乃是救子張之失以爲教人之法非不達子張本意而誤釋之也通釋亦只是折衷集註或問之同異以曉學者非以集註爲未定而改爲之說也雙峯是通釋而疑集註毋乃於朱子黃氏之意兩失之與

小道可觀章君子不爲通謂不爲猶不學

爲字有不訓學字則不通者汝爲周南召南之爲是也故集註必以爲猶學也訓之如此章爲字集註既不加訓釋恐不可專訓爲學更詳之

博學篤志章集註程子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通謂樊遲問仁章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晬面盎背篤恭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輯釋亦引通說

徹上徹下之語程子兩章所言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前章已辨之矣如此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本只是學者致知之事所謂徹下者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如集註所云故曰仁在其中此卽所謂徹上之道也雙峯嘗言仁有以性言者有以道言者有以德言者仁在其

中之仁既爲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則仁之性是本然之體仁人心也之類是也仁之道是當然之用仁之實事親之類是也皆未及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之意唯以爲仁之德則可爾心不外馳所存自熟雖未可便以爲成德之事然成德之道理亦不過如此而已故曰程子兩章徹上徹下之語皆只是自始學至成德之謂也况程子前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語字正指居處恭三句而言耳此曰徹上徹下之道此道字正指博學等四事而言耳同此語同此道自初學至成德皆不外焉非徹上徹下而何通者前既以仁爲徹下此又以仁爲徹上仁亦有不同乎更合其前章所言觀之是非不難辨矣

君子三變章集註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通云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爲天日之澄霽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爲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當自天而觀之

此當自其迹與時觀之迹雖有變而可以同一時者則並行不至於相悖迹既有變而不可同一時者則並行必至於相悖且如雷霆與天日春夏與秋冬其迹不同則其時亦不同矣此自然之勢也若三變則不然迹雖有異時固未嘗不同也何則蓋方其望之之時固儼然也及其卽之之時雖若見其儼然者變而爲溫而於方溫之時而望則其儼然者又自若其卽之之時固溫矣及聽其言雖見其溫者變而爲厲然於其方厲之時而望之卽之則其儼然與溫又各隨所接而見焉此其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並行蓋同時也假如同此



一時而使三人望之卽之聽之則望者自見其儼然卽者見其溫聽其言者見其厲其並行不悖之實尤可於一時見之謝氏良玉溫潤栗然之譬意亦猶此惜乎通之不知發明此意而又以雷霆天日四時爲譬也鄉使雷霆與天日並行春夏與秋冬並行迹異時同而不至相悖者未之有也要之盛德之容人雖見其變而實則未嘗變也故集註以爲此非有意於變如通之說反若聖人有意於變者觀通之上文有曰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此却正是謝氏之意惜乎天日雷霆等喻反失其旨而不自知也讀者詳之

子夏之門人章攷證人字句謂子夏弟子於小子之學則可矣集註前段已可見而後段豈可責之門人小子則似連小子爲

讀故點者多誤

按此與下條今攷證本皆無之

竊意小子只如第八篇曾子有疾章所謂小子者然乃是門人之通稱但當以小子爲讀無可疑者集註前段不過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末耳義初不係於小子之小也况如所言則除非經文以當字言於小子之上乃可耳今當字在小子之下而如此句非所敢知

本之攷證集註以本之則無四字連讀今詳文意當以本之二字連讀則無如之何五字連讀謂子夏之門人於小子之事則可矣然末也若於大學本原則無奈之何矣

如集註說則當洒掃應對則可矣一句與本之則無一句相對抑末也三字與如之何三字相應合而言之則上三句是言其有末無本之意下三字是疑其不可之辭不爲無意如攷證之句固亦可通但本之一之字似乎不順耳讀者詳之

輯講子游之說以心爲主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然施教無序把大學小學滾作一事自是不合聖人之教若子夏之說以小學爲小子之學大學爲大人之學亦自合乎聖人之教然又專泥於事而不曾說有個理則小學自爲小學大學自爲大學全然分作兩截而又無以貫通之矣由此觀之則二子皆說得有病發明亦引此說

按饒氏論子游之病是已謂子夏言亦有病則非集註意也蓋以其有意立異於集註故爾且既曰子夏小學大學之序亦自合聖人之教矣而又病其泥事而不說著理無以貫而通之竊恐未然蓋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但事著而理微著者可見而微者不可見聖賢教人亦惟使之於其可見者致力至於事無不盡則理之不可見者自然不外乎此而可得所

謂下學上達之意亦只如此下學則自然上達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工夫也若不專務下學又使之別求上達其不至於馳心空妙陷於窈冥昏默之境者幾希然則子夏之言既曰合乎聖人之教使學者循其序而進焉則由小學而進於大學無陵躐之弊真積力久而有所得則小學自然有以爲大學之基本大學自然可以收小學之成功學之所至理無不存何患其無以貫通之哉雙峯此段議論與一貫忠恕章論集註欠說曾子有一上工夫衛公孫朝章論集註說小了道字皆是離了事實懸空說一說理說道者讀者攷焉可也

發明謂子游之言似高大而可喜子夏之言實切實而可行

按發明既引饒氏子夏只言事而不及理無以貫通之之言

於前而於此又如此說可謂主見不定自相牴牾誤人甚矣  
集註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慎獨輯講小兒未能慎獨且把個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  
輯釋引發明之言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  
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此語與程子  
所言不相妨非以解程子語也

按程子之意正是謂洒掃應對事雖小然便是形而上之理  
理則無大小皆然於此不慎獨則理便有所虧欠何嘗謂洒  
掃應對者未能慎獨如雙峯之見邪通者辨此甚當可攷雙  
峯於中庸論綱領第七條亦如此說合而觀之可也發明如  
此說謹獨蓋因語錄有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的事  
便照管不到之言而發也然語錄是答學者此只是獨處小

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閒斷否之間言之朱子於其言既  
亦以是許之則獨之一字又豈得不爲人所不知已所獨知  
之意而但爲小事哉饒氏之言謂與程子不相妨愚不信也  
饒氏又謂游夏說皆有病直至程子方說得好朱子把子夏與  
程子之意作一滾看了所以費解撥

子夏之言無病已於前段辨之知子夏之言無病則知程朱  
之意也知程朱之意知雙峯皆不得子夏程朱之意矣  
饒氏又謂朱子以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所以然爲本所以不  
同

按通謂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皆爲事而不可分爲二事  
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爲事而本爲理此言深得雙  
峯所以致誤之故請因其說而申之按程子以其然對所以

然而言其然者是事所以然者是理四條之中曰大小曰精粗曰本末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皆只是事理則一而已程子所謂精義入神與朱子所謂正心誠意皆是事之大者精者皆所謂本也其所謂小者粗者與所謂末則皆指洒掃應對而言耳理則無間於大小精粗本末而無不在也精義入神固有此理洒掃應對亦未嘗無此理若於精義入神處用工而於洒掃應對處忽略則理便於小處粗處與事之末處虧欠了故程子既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蓋後段本字即指前段精義入神之事而言後段末字即指前段洒掃應對之事而言所以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者以其通貫只一理

故也洒掃應對雖粗精義入神雖精然理則無閒於精粗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本之爲精義入神末之爲洒掃應對皆是其然皆有所以然不可但謂事之本方有所以然者事之末則無所以然者故又曰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知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之意則知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之說矣知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之意則知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之說矣於此無不知則雙峯謂程子以所以然爲本者乃是誤看了程子之意又豈難知哉

攷證叢說皆謂程子第四條接所以然之意一事之中自有本末末是其然本是所以然

按此即饒氏意發明亦引之饒氏所言已於前段辨之此章

經註之旨唯四書通說得瑩徹無憾非它編所及不可不攷  
饒氏又謂朱子看程子之意不出程子後四條何嘗有循序漸  
進之意如說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說洒掃應對便可到  
聖人事皆是說這一貫之理集註非謂末即是本一語與程子  
意正相反

雙峯只因不得程子本字所指故又輾轉致誤至於如此耳  
今按程子後四條皆只反覆論洒掃應對一事若以為非謂  
末即是本一句為與程子之意相反則天下豈有但從事於  
洒掃應對之末於誠意正心精義入神等事皆不必用工而  
可以為聖為賢之理若程子之意果如雙峯所言則朱子必  
不取之矣蓋程子只因子游以洒掃應對為事之末不足為  
而發故四條之中只反覆發明洒掃應對亦有此理之不可

忽者以示人曰只在謹獨曰便可到聖人事皆是欲人於小  
處致謹使理無所遺以為進德之基本然後循序漸進以及  
乎遠大者耳何嘗如雙峯之見哉獨通者謂此四條皆矯子  
游之偏破其所謂抑末也本之則無之意可謂看得透徹度  
越諸編不可不玩也愚自讀集註即如此見後為諸說所混  
不敢自信近得通說適有契處乃知固自有先得我心所同  
然者遂極辨之以俟知者

饒氏謂集註以孰先孰後為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  
為後而倦教亦說孰字不出看來孰只訓何言何處一件是先  
而急於傳焉何處一件是後而倦於教焉但以人品不同所以  
有先後也攷證孰猶云何嘗也上句孰字因下孰字而發集註  
以非字詰之本程子

按攷證此條  
今本亦無之

按本末二字自子游發之故子夏程朱皆因其言立論子夏先傳後倦二句正是應子游有末無本之意而言集註如此釋之可謂深得游夏言論之語脈矣程朱所言之本末卽是子游所言之本末皆是以事之大小而分顯見雙峯以本爲所以然非程子意唯雙峯以本爲所以然故於此只得一字代本末字爲說然集註曰爲先爲後則先後是施教當然之次第非教者之所強爲饒氏曰是先是後則先後本無定序但隨人施之各自有先後也集註曰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則先其末而後其本是隨人學力所至有不可易之序饒氏謂但以人品不同所以有先後則因人品之下者固先末而後本及遇人品之高者則又先本而後末邪未知其孰爲得之也必有能折其衷者愚奚庸贅唯攷證以孰爲猶云何

嘗者近是朱子非以二字似亦是因何嘗之意反而發之使其意直易曉以喚起下文之正意者未知然否

仕優學優章語錄問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云云朱子曰此說亦佳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

按仕優則學語錄或問之說同學優則仕語錄或問之旨微異蓋語錄是兩平說或問是專重學說竊意集註校之則皆有所未備集註前曰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此是上重言仕優而後可學學優而後可仕正意也

或問下句之意似之而上句之說則不類集註後曰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此是下重言仕優之不可不學學優又不可不仕餘意也或問說上句之意似之而下句則不類語錄正是主集註此段意說而未盡集註上段之意要之語錄以爲各有所指卻是集註已定之說但欠備耳或問專重學說是以二句相因而言正如語錄次序顛倒之疑恐是集註未定之意當更詳之

孟莊子之孝章饒氏謂莊子用父臣守父政亦是當然之事何處見得難能此章怕當來有些曲折設或其間有賢有不賢則這一個不肯改那一個又要改殆有迫於勢之難處者矣於難處之中而終不改非難能而何又曰見得三年無改正是不改父之善處發明亦引之

難能不是就聖賢分上說只是莊子分上說耳聖賢而能如此固不足爲難莊子而能如此豈不謂之難孔子曾子只以衆人望莊子故謂其能此之難雙峯便以望賢待莊子故謂其必有曲折而後可以爲難也集註莊子賢不及獻子之說豈不明白有證雙峯乃欲以臆度之說汨亂之乎又按語錄有曰這個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之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古今似此者甚多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詳味此意則又何必如雙峯所疑然後爲難哉若夫三年無改爲不改父善之說已於彼

章辨之此不再述

紂之不善章發明采張氏說謂天下之惡皆歸是爲遁逃主飛廉惡來之徒皆集之意發明按天下之惡朱子以爲惡名張氏以爲惡人讀者宜辨

竊意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如張說則必於不善字下著其始二字說方稍通不然則於經文是以二字有礙讀者詳之

衛公孫朝章集註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饒氏謂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爲道似乎小了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

足成全體大用

按或問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郟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名物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是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虛空恍惚而無所據也詳味朱子所言丁寧懇切委曲詳盡其所以爲天下後世厭實慕虛者之戒可謂遠矣以此爲防不意再傳之後饒氏所疑集註



之言果皆出於其所已辨而又自以爲是也噫又何怪乎聖人之道一再傳後而有莊周之荒唐也饒氏此意正與楊氏說伊尹樂堯舜之道爲耕食鑿飲出作入息者相似朱子深非其說推彼可以明此矣雙峯唯如此見故其說一貫之一洒掃應對章病子夏不及理皆是此意合而觀之可也

末章集註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輯講者因謂人學只做到大處獨夫子由大而至於化此其所以不可階而升饒氏曰自可欲之謂善以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此是學以成聖者也卻有個階級可進夫子是生知安行底聖人合下便自化了只說著大而化之便不是

雙峯此說是破講者之論非疵集註也但其所言却自不免有病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二句正是張子釋孟子大而

化之之言顏子有見於所立卓爾而又欲從末由楊氏謂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夫顏子所以欲從末由者正以其非力行之所及爾力行可及便如有階可升一般非力行所及豈非不可階而升之意此化之所以不可爲者然也今雙峯曰自可欲之善以至於大而化之却有個階級可進然則張子釋孟子化不可爲之言未得爲當顏子欲從末由亦爲未善於用力也邪觀於聖人吾不得而見章雙峯分別性之反之之聖則此說雖爲破講者設然疵集註之意亦在其中蓋雙峯平日每謂夫子不是大而化之聖故纔見以大對化言之便不以爲然政恐不必如此分別夫子亦不在於如此推崇也要之不問性之反之纔說化便不可階而升子

貢所言朱子所註皆只如此看可也若說自大而化者有階可升合下自化者不可階而升此等分別決然有病先儒先後議論何嘗有此意邪

其死也哀通謂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六年則其晚年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其死也哀註以爲如喪考妣自得邦家而言則如喪考妣是百姓同心思慕今專以子貢爲證則狹矣同志洪鑄元質有言若如此聖人只感動得一個子貢通因爲提此一事以發子貢晚年得於夫子者益深之意終是於經旨有滯豈曾子無六年廬墓之事則所得於夫子者未爲益深邪然則正不必如此說可也

發明引學者問於黃氏饒氏皆以子貢不言其德只言其功用爲疑黃饒之答大意蓋以爲德難形容功用易曉因其功用如此則可以知其德矣

竊意只由天不可階而升一句形容聖德神妙語簡意足無以復加故下文但言其得邦家之功用如此非但說功用而不及德也此章答辭與夫子論堯之言略相似餘則黃饒之言備矣

堯曰

首章允執其中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集成蔡覺軒謂先師釋執中專以無過不及言蓋以程子說書有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之語而又於執字之義爲順耳竊疑三聖傳心決不應遺其體而及其用故執中之中恐亦該未發已發言之乃盡詩言民之秉彝先儒亦以民所秉執之常性釋之大本之中謂之執恐

亦無害

執中之中不可該未發程朱辨之極爲明備覺軒背其師說立此異論不可信也讀者但以中庸或問等書攷之則是非不難辨矣

通謂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外執中二字姑以曆數觀之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使堯得舜而不傳卽非中矣

此牽合曆數二字而曲爲之說者也殊無理致豈待辨而後知其妄哉

朕躬有罪集註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通引馮氏謂以天子伐有罪何罪之有然以諸侯伐天子是亦罪也故引之歸已

湯所謂在已在人者有罪者非真有已然之罪也不過以爲設或有罪則如此耳何必以諸侯伐天子爲朕躬有罪之證哉必欲有證則萬邦有罪又將何以爲證乎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未聞以奉天伐暴爲罪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未聞誅殘賊之亦有罪也馮氏急於附會至以順天應人爲聖人之罪則馮氏之罪不容誅矣善人是富饒氏謂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富則其爲善也篤故不泛然錫賚也

洪範正人是在官之人如宮正酒正之類若以爲正直之人亦富而後善則無恒產而有恒心士且能之曾謂正直之人未富則爲善不篤乎

子張問政章慢令致期謂之賊集註賊者切害之意攷證切當

作竊按此條今攷正本無之

致期是急切刻害之意故集註以賊為切害之意攷證以為當作竊豈以竊字於賊為宜邪然則賊人之賊亦以竊字訓之可乎此二賊字雖不同其不必泥夫竊字之訓則一也讀者詳之

末章不知命叢說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此章命字蓋兼二者言之知天理之命則利害不可趨避知氣數之命則利害不必趨避按此條今叢說本亦缺佚

按輔氏謂此命字指氣言語錄亦以為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而叢說獨如此言殆不其然且曰利害不趨避亦只說得當然處未到所以當然之故處纔說利害便以氣言了知天

理之命則於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處無不明矣但知得當然處未足以言知天理之命者也知利害不可趨避亦不過所稟之氣有定當知此處不當趨避耳非知數氣之命而何